

昭然若雪

九宸
著

起点大神九宸

宫斗最强音

作者本人反复修订
500万粉丝翘首期待

夺位、权力、欲望
命运、复仇、家族

容家女人决不退缩

——摄人的朝阳殿，昭质终于回来了！

昭然若

九宸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昭然天下 / 九宸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222-09334-8

I. ①昭… II. ①九…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92250 号

责任编辑: 赵丁丁

装帧设计: 刘 艳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昭然天下
作 者 九 宸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 ynpph. com. cn
E-mail rmszbs@public. km. yn. cn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6
字 数 369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9334-8
定 价 24. 00 元

天下 昭然

楔子	001
第一章 鬼胎	003
第二章 明灯	017
第三章 决心	027
第四章 冷匕	039
第五章 废宫	053
第六章 业障	067
第七章 罪恶	081
第八章 落罪	083

天下昭然

第九章	归贱	107
第十章	陆离	121
第十一章	韬光	125
第十二章	昭白	143
第十三章	逼宫	159
第十四章	得失	177
第十五章	挽殇	191
第十六章	殊途	205
第十七章	六宫	219
第十八章	浴火	235
尾声		249

要说出来，趁活着。

“皇上，你错了。真正的凶手是你。”

杯中的酒还热着，泛白的指节几乎欲将酒盏捏碎，她扬起头，声音如此平静。

垂摆的华袖流曳冷阶，汉白玉的洁白庄重间似绽起大片艳丽的海棠。

“弑兄杀位的是你，默许父亲逼宫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是你，主位正坐便嫁祸忠臣的也是你！”

她要一个字一个字咬碎气力告诉他，九五至尊的皇帝，也只不过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住口！住口！你住口！”

耳边传来皇帝怒无可遏的呼声，是，他终于也尝到恐惧的滋味了。

她的笑意愈深，皇帝的心底则愈空，如今他整个人摧枯拉朽地倒落，赫然跌坐在龙座金踏下，真是狼狈，如何忘了国君尊仪，为人长辈的威严。

匍匐于后殿两侧的宫人迎上，年迈的老宦官垂低眼眸一步步走到她眼前，夺过酒盏，自他身后随即走出的二人一把将她箍紧，另有一人捏紧她的鼻子，有条不紊地攥起她的下巴，将深红的酒汁缓缓灌入她喉……

几乎连挣扎都没有，冷笑的眸眼紧紧盯着殿上颤抖的帝王。

酒自喉咙滑过的一瞬，心底是那样空静。

身子一软匍匐跌倒于地上，费力睁开一双眼，用尽气力看着模糊的世界。喉间缓缓流曳的清苦味道充盈口中，嘴角残流的琉璃色酒汁添了一抹凄艳猩红，沿着下巴滑了去，一滴滴坠落莲花金砖的地面，映出朵朵红莲。

霞光漫过窗扉，直映朱碧辉煌两壁，淡淡的酒香浮涌空气中。艰难地撑起双臂，拖着无力的半身向着殿外清明世界爬了过去，匍匐地上，染满鲜血的袖子连连推了几下，才推开一扇殿门，半撑起身子，整个人勉力贴靠着门廊坐起，金色光影笼罩周身，一袭风而来，清爽地拂过颜面，朝阳殿上九十八级玉阶，扬起飞雪。

苦涩咬住喉咙，猩红星点滴落胸前，缓缓望去天水交际的遥远。

无数次的沉睡，总会有醒来的一刻，于是多么美好的梦都会碎掉。那种感觉再失落不过了。

这一次，她希望她的梦可以长一点，久一些。最后一抹瞳光越发淡去，梦中静极了，唯剩延绵久远的幽声，由记忆而发，久久弥漫——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容氏昭质雅德馨才……赐婚……七皇子陆离……”
曾经，她也拥有一段美好的姻缘，只那如此短暂。
因为她的夫家，是这个世上最冷漠的一群人，它的名字叫皇家。

1

天佑二十五年春三月十一，是采选宫人进宫的日子。

阳光穿透层层阴霾，将一地细雨映照得五彩斑斓，重重宫宇殿舍绵延而去巍峨明煌。衣盏明华灿烂头的宫人们提着羊角灯挨着宫墙一路走着，绯色的宫女云褂没有厚重的繁缛，走起路更是轻声细语。这是一批新进的殿前宫人，亭亭玉立临风立，正由民间官员人家选来，方入了宫，还未来得及安派处所。

宫墙夹道对面的秀水廊子，雕金砌玉，栏杆的壁画都是工笔师傅们以金粉玉漆一笔笔勾勒上去彩描颜色。那廊子只有宫里金贵的主人们才能走上去的，如她们这些宫女恐怕只有眼观歆羡地的份儿。廊子上拂来巧笑轻吟莺莺燕燕，这声音引得夹道上提灯走路的小宫人瞧瞧探眼看去，原来是皇子妃们打长春殿里出来，正走在瑶廊里，一路美人逶迤，皆是娇柔纤细，垂摆云袖与风起飞，长裙洒金随着飘逸开来。

几个小宫人看得痴了，不由得住了脚步，跟在最后的宫人不知前面人停下了，一路只低头盯着地面走，闷头闷脑地撞了前面几人，随着声声惊呼，身前几人连连向前倒地扑去，宫灯“噼里啪啦”落了满地。领路的常内监听了身后动静，连忙回头，一见宫人们歪七扭八躺了一地，连连跺着脚骂：“猴崽子们，才走几步就躺下了。”

一个小宫女扶着腰哼哼唧唧站了起来，指了指队伍里最后一人道：“公公，都怪她踩了我后脚，又推了我一把。”

常内监瞪着眼，提着袍子转了队伍最后，盯了一眼队伍最末那人，狠狠斜她一眼，确见她头也不抬，人恰猛地跪了下去，似是极其胆小。

常内监咳了一咳，探了眼她腰上的牌子，眼色转了转，忙道：“你就是那个颜箐？！”

这一声落，跪在地上的宫人起先还没能反应，似有些迟钝地缓缓扬首，点了点。

常内监围着她转了一圈，眼底闪烁着道：“你随我来。余的先散了，灯捡起来，都去全善库的前院候着。”

待人都散了，偌大的墙道间只剩颜箐一人，冷风贯过她刺花纹印的绯色宫袖，袖口溜出一角白帕，绣有海棠花。常内监一眼瞧住，惊得眼珠子都要瞪出来：“混

账！来前没人嘱咐你这宫中最忌海棠？！还不给我撕去？”

颜箏似更有些紧张，额头上冷汗密集，但也不敢抽出帕子擦，忙将半个身子伏下去，连连磕起了响头：“大官饶了小人吧。”

常内监掏出袖子里的鎏金的鼻烟壶吸了一口，提了提神，头一抬叹气着：“你起来，随我后面去。”常内监一路转去四执库的后厅，推了一扇房门进了去，贴着南边一面墙的柜子，直接将她丢了身后，即抬了案上一盏灯，摸去柜子里，直到摸出个红漆牌子又拿袖子擦了擦上面沉积的灰尘。

笔尖蘸了干墨，口水一濡，常内监坐回了案前，细细描画着，全然忘了屋中门边还立着个手里转着羊角灯的宫人此时正心有余悸地不时抬眼瞧探自己。

红牌子上写了几个字，扬起来吹了吹，眼瞥了不远处的宫人，随即又挑了笑道：“你啊，我老早听几位征选的大人们说起过。你就是扬州司部衙门左公使颜琅的庶女。”一推案前，缓缓转过身来，目光正落在那一扇羊角灯罩，继续言着，“此回朝廷从百官家中征诏，你的年纪算也大了，本不当入选。未想五王爷说你写了一手好字。”

闻听但也一怔，那宫人将头稍一抬，不敢直视常内监，只幽幽道：“可小的不曾见过五王爷。”

“五爷能是你们随便见的吗？”常内监冷一笑，绕到了她身前，压低了声音，“选你们时，五爷就坐在帘子里面将你们一一瞧清探明了。可见你这张脸是给王爷留下印象了，所以明知你年纪大了些，绣活儿也不灵巧，还是录了你，所以说你的福气。”

心里正是七上八下，便见常内监将红牌子递了过来，说是她今后应职的宫所。颜箏低头接过，没敢立时看。

常内监出去时，最后一叹，不忘又提醒了句，“那绣有海棠的帕子记着撕了去，留着存祸！”

颜箏目中一抖，口中应着，但将头垂得极低，后脊紧紧贴靠墙根，待常内监远远消失了廊子里，抽出了手中捏攥的牌子，一眼落下去——“芙轩宫”，五皇子生母林贵妃的殿所。

提灯往全善库一路走去，庭中四方的水池湛清，宝蓝雕了莲花底的池砖，碧澈见底，还能见花斑的小鱼撒欢着在里面转悠。她便停在池边向下望去，见水中浮映出自己的脸，一张普通至极的脸，并非出身名门的大家瑰丽，只衬得几分小户人家的秀丽，从眉至唇，恬雅虽过，却俊俏不及，实在不能要人眼前一亮。

随手捏来一枚石子击了池底，迎着满目鳞波她摇了摇头，羊角灯随之晃着，灯有些灭。想起来内监才嘱咐，这灯是不能灭的，忙以蹲身，掀了风灯罩，朝向灯芯轻轻吹着，又因掌控不住力度，反见暖光更弱。她急得擦了擦汗，心一慌，忙探出两手去捂那微弱的星火。

“你把那灯芯拿簪针挑一挑。”身后飘来一声细细弱弱的女声。

颜箏回身探去，见同是一身宫衣的少女立在庭外望着自己的方向，鸦青色的内襟领将她脖子衬得细嫩雪白，一张脸团团的粉红，圆润细腻。她此刻正揣着暖炉子走来，一笑着自己：“你是新来的吧。”

颜箏持着灯立直了身，一点头。瞧着眼前靠来的宫人容颜细致，颇有几分南面

的水灵秀气，声音轻柔，连笑意都是那么柔柔的。

一脚踩过石阶，靠了颜箬身前，宫人将手一指，目光朝向颜箬脚下瞥去。

“哪。说这三两句，灯都灭了。”

颜箬才知觉火完全灭去，灰心地叹口气，菱唇咬紧。

她身后的宫人也不慌不忙，只将自己的灯推了过来：“来，提着我的吧。”

“那你呢？”颜箬不自觉着问。

“且告诉你个秘密。”宫人只一笑，贴过她耳边，“常老头就知道对新人凶，不敢对我们凶。他再敢耍脾气，我就去皇上跟前告他御状！”

“宫人是在皇上跟前应差？”颜箬颤了嘴角，隐约有些谨慎地探了身前人几眼。

“我入宫不过三四年，算不了久，从前在荣嫔宫里做事，伺候茶点的手艺蛮合皇上心意，如此才调去了朝阳殿任司寝。”仰头时瞧了颜箬一脸的紧张，缓了口气，“我叫华语裳，下次见了你，你也可以随常内监唤我一声小语。”言着又一笑，手里拎着灭了灯的转去了东面月门，人影一晃即没了。

颜箬愣愣看着她许久，直到想起来去林贵妃殿里应职不能迟了。顺着宫墙夹道转了西面，手里的羊角灯噼啪作响。一道上显有人烟，静得只剩轻不可闻的步音。她扬起头，凝着随天色越发沉郁的宫阙之顶，望不尽的朱墙高阁，景物依旧的深宫，却为何总有一种物是人非的苍凉疏寒。

林贵妃四十有五，却因天生丽质保养精细，看起来也不过是三十岁的韶华贵妇。不类宫妇的穿金戴银，她的衣饰大抵名贵，却都是素雅的贵气，没有什么艳丽的色彩。来时常公公嘱咐说林贵妃喜欢宝蓝色，果真见屏风后面的林贵妃着了一身宝蓝常服，宽摆长襟苏绣皎白玉兰花，艳艳生姿。一袭单面白狐毯子搭在她膝上，直曳地面。

隔着一扇青翠色的玉屏风，林贵妃正与五王爷下棋。五王爷是个大孝子，凡一下朝，皇上跟前无事了，即要转入芙轩宫同林贵妃话家常。

颜箬问了安，便跪在地上不敢起身。

许久，屏风后绕出了一身月白袍子的男人。心底认出这便是五皇爷陆珉，连忙又请了声五爷安，索性将头压得更低。眼皮盯着那灰底筒靴缓缓走了身前的茶案前，又听壶中茶水汀汀转入杯中，才听见陆珉的声音幽幽传了出：“起来吧。打一进进来只愿你埋着头，脖子不酸吗？”

确实酸，酸得头都抬不起来了。

她讷讷扬了头，正一眼望见陆珉侧目探瞧自己的目光。

陆珉的样貌在龙子凤孙中他算不得出众，到底能以“端正憨厚”来论。不是清雅，不及俊逸，凛气更不足，可偏偏就是这样一张脸，细细多看几眼，才觉他唇始终是上挑着，似笑非笑的柔软眼神，引人亲近。

“叫颜箬是吧。”他端着杯茶，转过身来。

颜箬连忙又一应，这一回分明不敢迟钝。

陆珉点了点头，见她满眼怯弱，才又温笑言道：“第一眼打扬州见你只觉得是个聪慧的丫头，没想竟也是这么安静。倒是写了一手好字。”

静了半刻，林贵妃亦由屏风后面而来，缓缓的步骤，落在不远处，她同是温柔

的打量着跪在地上的新进宫人，笑意缱绻，眸中闪烁，一探手竟是亲自将颜箏扶了起来。

颜箏一时受宠若惊，退了半步，只见林贵妃探手抚着她巧鬓缓缓道：“好孩子。五哥打从扬州回来便时常予我说你的好。如今总算要我瞧见了。”

直勾勾的目光，耀得颜箏不敢抬眼，越见林贵妃如此贴近，便愈觉得心虚。

陆珉一笑，探出了她的拘束，连忙打圆场道：“母妃。这南边的丫头从来拘谨。饶她先回去房里收拾着，往后慢慢再来适应。”

颜箏得了话，忙福了一身退了出去，只她走出几步远，林贵妃仍是借着窗口眺着她背影，面上浅浅的笑不曾隐去，她身后陆珉缓缓步了上来，一手正安慰地压在她肩上，同望去转入后院的绯色宫衣身影，声音含笑：“母妃瞧着如何？”

林贵妃看得久了，感叹道：“挑来选去的宫人，以这般容貌似是普通了。”

陆珉扶着她一路坐回软榻上：“母妃可曾深瞧过她的眼睛？”

林贵妃微微笑了笑，一手捏着毯子抚着华顺的皮毛，幽幽出声：“你是想说她的眼神不凡？”

陆珉一笑，目中反是沉寂：“寻常人我只看着他的两眼便能清楚他的心思。这丫头，自我第一眼在帘子后面瞧她，便始终参不透。”因之参不透，所以才想放在身边，留之后用。

林贵妃听过细细琢磨着，欲再言时，门边小太监已起了传唤声，言是皇上朝着芙轩宫来了。皇后仙逝这些年，皇上罢了采选，越发留恋从前的妃嫔，尤其是林贵妃这里，三天两头必要探问一番。

宫门一开，夹道举着幔帐的常内监行色匆忙，靴声橐橐，明黄大氅扬风摇摆，袖上九龙金珠由昏色云霞一映，璀璨异常。青狐裘领衬着一张格外疲惫黑沉的脸，这些年来，皇帝确老了许多，身子骨更显精瘦。

陆珉扶着林贵妃齐齐迎着大步而来的身影跪了下去，起身问安。

皇帝虚扶了贵妃一把，即走去桌前，身后追来的常内监知道皇帝今晚必是来此过夜的，一面嘱咐着宫人燃起皇帝嗜好的龙涎香，一面散去其余宫人。鎏金凤珠香炉中缭绕起一丝丝青灰云烟，淡淡的香沁绕满室，林贵妃静静由那烟中步了过去，坐在皇帝身侧，替他斟了杯茶，又拉过他一只腕子轻柔地握了手中按着几处穴位，不时抬眼打量道：“我瞧皇上这几日是又瘦了。”

窗外又落了细细密密的雨，皇帝也不出声，只是出神地凝着窗檐雨珠汇成一串水流簌簌坠落。香红高烛燃去了一大半，霞光云影闭合在天边一角时，他终于叹了一声，眉间藏不住的忧虑：“陆泓不是个孬种。”

林贵妃眼皮一跳，但也不知皇帝这是说给自己听，还是一旁立了许久的陆珉。四年前，容氏通敌叛国一案中，太子陆泓受岳父容豫承牵连，东宫即废。印象中废东宫陆泓素来软弱无能，不仅林贵妃这般认为，便连宫中上下皆明白，东宫是个扶不起的阿斗，由先皇后过分宠溺，三岁封储，却生性软弱，为人良善宽和过甚，为君只怕是欠了城府手腕。先皇后逝后，外戚容氏随即倾灭，东宫即如浮萍，废位于旦夕间。废储后，皇帝初将陆泓与其妻容氏圈禁于废宫，当年年尾陆泓弃妻彻夜逃去蒙古与钦察汗部落联盟，苟延残喘之后是卧薪尝胆，于三年后出师大蒙，一举伐周，与自己的父皇一争高下。

曾经是俯首帖耳的好儿臣，如今却成了虎视眈眈的叛国大敌，皇帝所以寝食难安。

低头将贵妃递来的茶一口喝尽，皇帝一言不发地步去了帘后暖阁。常内监识眼色地跟了过去，由贵妃身边走过时，低声提醒了句：“贵妃千万别问，这是蒙古战场上又吃了败仗。”

待周人随着皇帝入去了暖阁，外厅唯剩陆珉孤零零的身影。他空站了许久，缓缓扬了嘴角，波澜不惊地微笑，眉间升起丝丝缕缕的逼人的寒气。他挑眉看了一眼暖阁中的人事景物，即甩开宽袍由一侧漆门步出。果然，父皇纵是将母妃宠去了六宫之首，仍然不会多瞧自己一眼。无论东宫废立，父皇眼中有君子之度的儿子，只有一个宁王陆离。

漫长的昏影拖了好远，似也走远了许多，心中那一丝不甘微以消散。陆珉终于顿步，迎首望去圆月隐现于天边，竟是想起了自己的二哥陆泓，思及当年文弱的太子跪立于东宫之首，双手接过废储皇诏的瞬间，满目的冷泪凄凉如死灰。想必二哥是看透了父皇的心性吧，索性逃出这死地，另闯出一番天地。只是如何仍要回来一争，必也是因为心中不平吧。

扶以冷栏立于水榭楼前，陆珉挑起冷冷一笑，不复温暖，尽是嘲讽，这一嘲，是迎去如今暖阁之中贵为金尊的皇帝。

“父皇。陆泓当了您三十年的好儿子，如今你才知他并非蠢种，莫不是太迟了？”

空冷的声音荡了瑶廊，因压抑而扭曲的冷笑穿透昏暮的宁静，两岸摇晃的葱郁树影如婆娑鬼魅影射而来，陆珉的目光由满月迟迟拉下，落于水影中浑然周身一颤。

水中除了自己的身影，竟有另一人。

闪烁微光的羊角灯，绯色宫衣，月色云领，寂冷模糊的脸庞下，分明清晰的是一盏静眸。

陆珉猛地旋身，惊得压低了声音：“是谁？”

捏着羊角灯把的手向上挪了挪，颜箏将灯隔在二人之间，好让对方看清自己的脸，同时也瞧清了对方的慌乱。

静得只剩啪啪的火星撕咬声，颜箏平静地开口：“王爷，小人迷了路。”

陆珉掩下慌张，随即扬起平和一笑，抬手将她提至眼前的灯罩推了推，行了她身前几步迈出去，声音落了身后：“芙轩宫并非九曲十八弯，你手里又提着这样亮的灯盏，如何还会迷路。”

“皇宫这样深冷，一盏陋灯岂能照亮眼前的路？”颜箏温声一应，似不经意地开口，却言有深意。

心思灵敏如陆珉，立时便住了步，余光瞥了眼灯柄上的莲花银纹，便不再做声。待她静静走了自己身后，又听她不急不缓的声音清晰而来——

“王爷是否也常常觉着，前路暗淡，不能明晰。”

陆珉微愣，侧目看了她一眼，有瞬间的恍惚，恍惚之后含着笑突然换言道：“皇上夜里宿在暖阁，便由你伺候了。”

颜箏应过即要离去，俯身辞退间靠近灯盏，橘色灯火直映入她两目，耀出深邃



通明。陆珉直盯紧她眸中暖影，离得如此近，瞧得如此清晰，却分明，分明仍是看不出一丝一毫。僵冷的笑维系在唇间，陆珉一丝一丝将凉笑吞尽，目光随着颜箏的背影落入一片深潭，深不可见底。

2

露水正寒，夜色渐也越发凉薄，天边隐隐显出薄光。冷风扬起软袖，颜箏一路追着守灯宫人的步子前去暖阁前的廊子，候在外寝间的宫人冲她一点头将身子让了让，她直接步入，外间虽没人守着，但紧接着即有守夜的宫人掀起内寝间的帘子，朝她一挥手。颜箏敛了眸，忙不做声地走了进去。

盘中的香蕈由临侧宫人接了过去，茶水是由新采的露水沏泡，热巾在滚水烫了三遍，她一样样检查着，琢磨时候差不多了则又进了一步，绕过这扇云山水墨的玉屏风，细珠流苏的长幔落了身后，渐看清了倚在案前的帝王侧影。

她忙以低头，端着茶托轻轻走去案边，却发现皇帝是一手撑额闭目睡在案上，肘边一纸奏章由风翻乱数页，墨痕斑斑。窗外已是四更天，皇帝每每都会熬到五更才去小睡一会儿，再去上早朝。许是今日太累了，竟扶在案边握着金底奏章打了盹。

一时不能进步，更不敢退避，她只得跪地，将茶托无声地举得高高，纹丝不动地跪等。

皇帝两鬓皆白，数十年事必躬亲地执政方式似乎吃空了他的身体底子，如今枯槁似年迈老人，只不过衬着这一身金玉华衣，才显有几分威严权贵。

半晌，一本奏章由他衣袖间滑落了案下，皇帝猛地睁开眼，瞬间惊醒。他蒙眬间看了眼跪在脚边的宫人，才将手缓缓探出去接了茶，只一口气便喝下半盏，哑哑出声问：“朕睡了多久？”

颜箏颌首，两手将茶托攥得更紧：“回皇上，半炷香的工夫。”

皇帝听了她的声音，喝茶的动静猛地一静，缓缓地，由茶杯后露出半张脸，探寻的目光随即扫下，然只看了她一眼便点头继续问：“你是新来的？朕觉得面生啊。”

“小人颜箏入芙轩宫不久，是五王爷此次南下征选入宫的侍女。”

皇帝皱着眉头，揉了揉发酸的双目，缓缓接道：“朕听贵妃说了，这回朝廷从百官家中征诏的宫人，你倒是很得老五赏识啊。”

颜箏垂首，急道了一声：“小人不敢。”

“如何不敢？”皇帝垂询的目光幽幽落下，颇有几分兴致地玩味着她这一言“不敢”。

颜箏缓缓扬起头，含笑又似未笑，恭恭敬敬道：“我等进了宫廷，则是为皇上效忠，赏识也只能得皇上赏识。如何胆敢承应他人恩识呢？”

这话恰是说了皇帝心眼里，他一动不动地凝着她，不无欣赏地挑了笑：“起来吧。”

颜箏依言而起，退了一处借着余光小心翼翼地打量帝王，只见皇帝翻开了几页折子，猛又蹙紧了眉宇，一手成拳捶去后肩，咬了牙根，似在忍着酸痛。

颜箏见状缓步了前，立在皇帝身后探手替他轻捏去后肩。皇帝一怔，略侧了眸光打量了她，目中瞬时明灭，转而又仿若无碍般淡然地回首至满案奏章案文前。

殿外传至极轻的脚步声，来的是常内监，此时是催促皇帝前去安置。常内监默然立在案前数步之外刚要行礼，抬眸见案前此景茫然一惊，压低声音叱去：“死丫头，你不要命了。皇上的万金之躯岂是你等下贱轻易碰的。”

顿时明白了方才皇帝眼中那抹明灭，额头立时滚烫，颜箏忙涩涩收了手，退身忙跪，连连叩头得请罪，再小心瞧探着皇帝眼色，见他并未发怒，反是微微一笑一笑，即端起茶盏用了一口，开口间宽和温善：“这丫头是胆大心细，揉捏起来倒也舒服得很呢。”

一侧常内监这才由惊恐换了谄笑，瞪了颜箏一眼，舒缓了口气。

忐忑之心总算落稳，颜箏适才跪上前小心翼翼着为皇帝换过一盏茶，刚要端上去，惊见皇帝一时暴怒，猛地甩出手中的奏章掷了地上，连并着甩落她手中的茶盏。滚烫的茶水尽数洒在她手背，沿着袖腕滚落，痛而不能言，更来不及顾全，蹲下身子颤着烫红的一双腕子去捡掷下的奏本，又听一声怒斥由头顶而落：“不许捡——”

手忙又收了回来，得了常内监一个眼色，连忙跪地，猛地叩下头，碎裂的瓷渣直扎入额顶，针刺的疼痛。

颜箏缓缓闭眼，抵不住内心深处而发的恐惧，一直以来不能消散的恐惧萦绕心头，整颗心都在随着身子战栗。

“常内臣——你滚过来——”皇帝唤了一声。

已是跪地的常内监连忙跪了靠前，声音颤抖：“皇上。”

皇帝一拳落在案上，愤声言怒：“移驾，宣老四老七来。再命陆修重新写一份提上来，要他提着脑袋清醒着写！”推开满案陈杂，皇帝已是站了起来，恨恨甩开衣盏大步迈了出去。尾随其后的常内监踢了一脚只顾着跪紧的颜箏，继而又低地声音嘱咐了一句：“还不赶紧地将奏章收拾出来送去大殿。”

颜箏无声应着，转去皇帝离去的方向又跪了半刻才幽幽扬起头，额头立时涌出一热，她以帕子擦了擦，转去案下满地狼藉中。八王爷陆修的奏章此刻便瘫软在一地茶渍中，她用手抹开脏污，以袖子擦着奏章页面上的水渍，一片朱色墨迹顿时渲染开，是皇帝的朱批。

她默无声息地将那小段批复字读在心底——“淮南容氏余孽一个不留！尽诛之！”

笔力锋利张扬的一字“诛”好不痛快。

微颤的手将奏章阖紧，虔诚的跪姿一动未动，颜箏撑着侧案爬起来，额头的猩红倏然滑落，落在眼底，染了一目。龙涎香的香息渐渐淡了，残梅的腥香扑鼻而入，她将奏章平放入几上，她推开一角窗，顿起凉风翻摇云帐，毫无情绪的惨白容颜下，轻睫微颤，滚坠的血珠似泪一般蜿蜒而下。

提灯而出，一路静默，殿外长阶下跪了前来等候一早问安的陆珉。五皇子陆珉的孝顺早由百官赞誉千百万番，言他自五岁晨昏定省，必是最先那一人。帝王卯时起，陆珉寅时三刻便早早而来跪等问安，众兄弟间他便是那个最尽孝道的端厚皇子。

只可惜，他跪请了二十年的金安，也夺不来帝王的半丝垂青。

颜箏睨了眼初显晨光的天际，走下殿阶，予陆珉一礼。

“王爷莫跪了，半刻前皇上已是移驾大殿。”

陆珉深埋的头终于扬了起，强撑而起的平和笑色俨然生了颤意，落寞起身后，他未看她一眼，僵冷着步子旋身迈出几步，却听她声音幽幽而起——

“移驾前只宣了四王爷七王爷同议要事，恐您此时前去殿内，也要回避。”

蓦然沉寂，陆珉将一拳隐隐握紧，虽含笑意，声音寒去几分：“作何写下那八个字？”

“王爷是指江南初选时，要我们随手落笔送去的字帖？”颜箏步子一轻，似也有模糊印象，采选之日选以百官才德貌之女，才便以观字而论。想来陆珉对自己那所谓的一手好字是否认可不得而知，他在意的只是那八字箴言的深意。

陆珉静等她言下去，目光恍惚落在她面上，却见她升起似笑非笑的神色，衬着额头的血色伤口，尤为凛冽。

隔了许久，她再开口时，笑色一绽而发：“这样久了，小人也实在记不得一时起兴写下了哪八个字。”

皇帝移驾大殿之侧的养心暖阁议政，殿前守卫森严，未有常内监前来接应，颜箏只得捧着奏章跪在殿前。跪了小半刻，便见有宫人出，细一看，原是曾有过一面之缘的华语裳此刻端着香炉步出。

“华宫人，芙轩宫的颜箏前来交递皇上夜里落在芙轩宫的奏章。”

华语裳闻声驻足，打量了她，似有了印象，予身侧宫人转了手中的香炉，亲手接来颜箏递上来的奏章，只瞧见了封页一片狼藉，随即笑了笑：“怕又是八王爷胡乱应付的奏本，我转由常内监收着吧，你可退下了。”

颜箏自要转身离去，只身前两个内监拖拉着一个奉茶的小丫头丢了出，一个内监走在前面掰过那宫女粉嫩的脸蛋，听凭另位内监扬了声“打”，即落下粗茧的大巴掌。宫女起先还能哭出三两声，挨到最后只剩呜呜咽咽。

颜箏见身侧华语裳不无同情地叹了口气，便随着她一路走出去。身后宫人的呜咽惨声越来越远，颜箏悄然问了声：“那位小宫人犯了何事？”

“她说了不该说的话。”华语裳一言淡淡传了身后，步子随着慢下，犹豫之下又道，“我也是提醒你。怪力乱神一类皇上最忌，切不可随意言起。哪怕就是你亲眼瞧见了，也要装看不见。”

“看见什么？”颜箏顺着她的话继续问下去。

华语裳于前路猛地住步，待回身时，已是紧紧盯住身后人：“实话与你说，朝阳殿闹鬼莫非一日两日。皇上避讳，我们这些下人自也当没看见。新任的尚食宫女不懂事言起自己夜里撞鬼，所以受罚。”

猛鬼作祟朝阳殿，皇帝才会夜夜宿在妃嫔宫中，莫非避讳，而是最怕的人，也是他。

颜箏似有些明白了，一笑谢过华语裳的好意提醒。只是这鬼偏偏引起自己更大的好奇，便连华语裳面上一闪而过的惊惧分明都写了几分不寻常。

颜箏静静问她：“华宫人也见过那鬼吗？”

华语裳面上一凛，岂止是见过，那女鬼阴魂夜夜缠绕于后殿，自她入朝阳殿应

差的第一日便总能见那一束白衣昏影飘来，长发若飞，云香四溢。很久之后，她同常内监讲起这些诡秘，公公便指着自已住所对窗的殿宇说，当年……是有一位王妃死在了朝阳后殿。

那是天佑二十一年的冬天，腊月二十八，宁王妃容氏薨。

那年落雪纷飞，午后的天空格外干净，容王妃静静坐在殿前，扬着笑意便那样睡了过去。

那一日，她的夫君，宁王陆离，踏着深深积雪一步一步走向朝阳殿。他没有说话，青灰的长靴尽是湿泞，纹绣金边的袍袍落满了雪。他轻轻将她抱起，唇及她鬓时，两侧宫人听见他极低的声音溢出，他凝着怀中人，只说了一句：“这里冷，我们回家睡。”

这些事，都是由宫人们口口相传而得，他们说的那样兴致盎然，言字细致，便好像话本传说里出来的人物一般精彩传神。可华语裳知道，自己入宫时已错过了那一场活话本。

“那，你也是见过女鬼游荡在殿里了？”

又一声询问钻入耳，华语裳猛醒过神来，恍惚间瞥了眼身侧不住探问的颜箏，睁得尤其明亮的一双眼此刻闪烁着异样的光泽，那样的目光却让自己身后渗出涔涔冷汗。

轻阖了半目，华语裳再不敢对视，只是道：“所幸，我不曾见过。”

3

颜箏立在玄镜后为林贵妃绾起发髻，一头乌黑保养得尤其金贵，牛骨栉一滑而过，连细碎的毛发都少见。夸赞着贵妃的美发，却由林贵妃反摸住她的发尾端详着。林贵妃扬了扬眉，略皱了眉，看着镜中身后的颜箏，缓道：“你好歹也是扬州出来的丫头，这头发好似吃了风沙暗淡无光。不像是江南水土养起的。”

颜箏背过身去，选着珠簪饰物，面上仍挂着笑：“我儿时家中没落，只当是穷人家的孩子那般拉扯养大的，吃了许多辛苦。”

林贵妃点点头，并无计较，反倒亲和得将自己平日里养发保颜用的黑芝麻粥赏了她。半晌林贵妃捏着一纸喜帖迈出来，招呼着颜箏将皇历取出来选好日子。

“娘娘是要选年尾之前的吉日吗？”颜箏一页页摊开皇历，临着年根只剩三两个月，她将吉日一一挑拣而出送了林贵妃眼前。

“这回大喜事，是将大都督府的千金赏给宁王。”林贵妃随意捡了递上来的日子瞧了瞧，似都不满意，随即叹了口气，倚在罗汉椅上，幽幽道来，“本该是定妃操持自己儿子婚事的，只这入了秋后她一直大不好，皇上才叫我代为主持，瞧我这辛苦的，要说自个儿子选好日子都没这个尽心尽力。”

“宁王府的喜事，从来是轰动京师的大事，娘娘能代劳，是皇上信任您。”颜箏低下头，轻缓有致的声音如流水曳出，素白的指尖滑过那喜帖，小心翼翼地压了镇石下。

这一言听得林贵妃静默了片刻，待她幽幽垂下头，望去颜箏发髻间的明翠时脱口而出：“皇上既是信任我，为何不肯信任我儿？”

颜箏一愣，继而装糊涂道：“奴婢不知娘娘的意思。”

林贵妃顿时也觉得她有几分精明，扬着淡笑道：“你觉得，我儿陆珉，比起定妃的陆离如何？”

颜箏笑吟吟接道：“各人性子不同，如何相较。”

“若要一争高下呢？”林贵妃须臾不动地盯着她，含着的笑意渐渐凉散，“皇上极是信任陆离，甚有心将大位传他。那我儿……是注定连争的资质都没有吗？”

“命在天定，而事在人为。娘娘。”

林贵妃竟觉心火燃起，却始终难安，静静舒了口气：“这般的想法我也只是敢偷着想想。实在要说这陆离是个没有弱点的。想当年他为了自保，任皇帝赐死了他的王妃容氏。这样一个厉害角色，以我儿的温厚恐不能及万分之一。”

待林贵妃言尽心中忧虑，一时静下，灯烛噼啪闪耀。

映着满目灯红，颜箏将另一纸黄笺上的吉日推了过去，淡淡笑着：“娘娘，您瞧这个日子呢，腊月二八，是双吉。”

林贵妃猛地挑眉，平和的脸色顿时转了难看，深吸了口气问：“你可知这是什么日子？”

颜箏摇了摇头，只道：“皇历上写着的吉祥日子。”

林贵妃冷笑了声，举起那黄笺，两目似锥子一般紧紧盯去，缓慢出言：“腊月二八也是那位容王妃的忌日。你口中的吉日，是新郎娶妻的忌日，如何能是好日子呢。”

“他若真是那样厉害的角色，又如何会在乎呢。”颜箏玩味一笑，似随口而来一句，满满的不在意。

只林贵妃心中一跳，瞬间将她盯紧，心中忽来一番念想，却实在不知是否可行。

颜箏一仰头，索性将林贵妃想说又不敢说的一言道出：“这吉日，或许，是五爷的机日。”

吉日，忌日，机日。

林贵妃复又看着那金黄的纸笺，腊月二八这个字眼冲入眼帘，便再也抹不去了。

颜箏颌首微笑，静静出声：“娘娘，这世上并没有谁是全无弱点的。”

这世上并没有谁是全无弱点的，只不过大多数的人，都是在尽力掩藏他所有的弱处。

颜箏退出来的时候，才觉中殿外似有人影，待越过屏风，才见一身盛装的钟宁公主坐落在不远处的茶几前，她手里捧着一盏茶却始终未动半口，转瞬间即是溢彩流光。玳瑁云珠将她发鬓间衬映得格外耀眼，卷金华裙明媚动人，便连宽摆罗袖上织云流水的宫绣都是如此精致。如花年华的她一如芙轩宫的明珠，璀璨卓然。

钟宁提裙而起，迎向颜箏，不等她行礼，扬手便赏了她一耳光。

猝然而来的掌掴，让颜箏一时惊神，并未觉得十分痛，只是眨了眨眼睛，探寻的目光与钟宁直视。颜箏缓缓开口：“奴婢不知哪里得罪了公主。”

“你，好大的胆子。”钟宁愤然开口，凤目圆睁，闪烁明锐光泽，“母妃与五哥素来无争，自你入宫便有心激起他们的贪念欲火，你的心太脏！”